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一七八回 小淫婦稱主國女君 俏才郎變連毛和尚

話說趙知縣同錢師爺說過，走進上房，預備把那六千石行粟來交錢師爺去發米，那知再也查點不出，心中好生詫異。又把銀子一看，也都沒得，心中想道：一定是聖僧另有別的辦法了。不明不白的，只得走到前面，笑嘻嘻的向濟公問道：「聖僧，那六張米票、四錠元寶，那裡聖僧已取了去嗎？」濟公見說，大笑道：「你這人可也奇怪，俺和尚那裡是保家的嗎？」趙知縣見他真不真假不假的形像，心中分著急，只見門差由外面跑來說道：「稟老爺，適才有一禿頭奴送來一封信，家人見是老爺的名諱，不敢不收。」說著，便把一封信從袖中拿出。趙知縣接信到手，但見信面寫的是「投玉山縣正堂趙大老爺官印大京親展」。趙知縣驗了封口，並無偷拆情弊，隨將那信拆開，只有一個小小的紙條，上寫道「銀米已到大營，勿念」八個大字，另外又有一個耳封附在裡面，但見上又寫道「請交錢師爺收閱」。趙知縣曉得這信本是濟公開笑，但他同錢星仲並無往來，突然給信把他，又是什麼用意？若說解糧一事，他來條明明說是已到大營，可想是用不著他了。就此盤算了一會，便將錢星仲那信又拆開來看道：「俺這六千擔米，忙了多少日期？三軍待他活命，敵人賴此解圍。不料遇了你這一個錢串子，熟米要變做糙糧，足升要改做八扣。俺和尚倒是代你忙了，哈哈一笑。」

趙知縣看完，曉得這錢星仲的私心被濟公識破，忽又想道：他聖僧既在此吃酒，何不當面說明，何必多煩紙筆？那知再朝堂上一望，濟公倒不知那處去了，因將這信把錢師爺親自去看，但見錢星仲面紅耳赤。趙知縣當下就辭了他的館，這也不須細表。

且言張欽差自打發差官到玉山縣投文之後，心中還是懸懸，深愁濟公他生性安閒不住，將葉家案件辦完，又要另到他處去尋事做，兀自放心不下。只見那管糧官匆匆的又進帳說道：「稟大帥，今天營中口糧僅穀前中兩營，後營無糧給發，請大帥作主。」張欽差一聽，直急得無法可施，半晌回答不出，但聽後營人聲嘈雜，這個道：「管糧官那處去了？」那人道：「他不發糧，我們大家便咬他的肉！」張欽差聽後營這樣說法，更覺心慌，忽然想道：我聽說秦高他們帶來的這一支二百名義兵，捆載來的這筆糧米足敷三年之食，何不先向他少借二三日之糧，再看計較。主意已定，正要同菊文龍商議，忽聽前營吵吵的一派吆吆喝喝的聲腔，牛忠精神抖抖的，大踏步走上大帳說道：「稟大帥，現有老西河順大昌糧食行送來糧米六千石，已有五百石送到前營，請問大帥囤積何處？」此時張欽差歡喜得不知怎樣是好，暗道：一草一木部有前因，安得無故的有人千百米送來？莫非做的是夢！便向牛忠問道：「牛先鋒，你這話可是真的嗎？」牛忠道：「軍中何敢戲言！」張欽差道：「既是真的，可曾問他是那處解來的？糧官是什麼人？解糧的公文在什麼處所？」牛忠道：「末將已查點過了，據挑夫說，既無公文，又無解官，是一個邇邇和尚叫送得來的。」張欽差一聽，這才明白，隨即吩咐帳上那管糧官，著他設法屯卸。話才說了，只見濟公手上抓了一頂帽子，氣喘喘的走上帳來，說道：「欽差大人別來還好？俺和尚被你累煞了，也被你恨煞了。」張欽差暗道：這人可還了得！我不過心裡恨他一恨，他就曉得了。當下連忙跑下帳來，迎請濟公進帳坐下，便喊廚下備酒。

濟公笑道：「米已送來了嗎？俺還募化了一筆累贅，索性交代你罷。」隨即便從懷裡左一錠右一錠，掏出四錠元寶，堆了一桌。張欽差道：「聖僧這一向在什麼地方？這若干的銀兩米谷那處來呢？」濟公大笑道：「你不曉得俺和尚是個強盜嗎？」說罷又笑了一陣。其時廚下已將酒菜送到，張公便坐下陪他吃酒。濟公這才把葉少文家的家難略說了一遍，又將葉王氏怎樣願助軍糧，怎樣取回趙知縣的贓銀，張欽差還未聽到終場，不覺氣沖牛斗，大罵道：「狗官狗官！」站起身來拔了一支令箭，喊了中軍道：「你代本帥到玉山縣，將這賊官趙大京拿來，就軍前正法；單看秦丞相怎樣問我張允明要人！」濟公見說，連忙止住道：「且慢且慢！還有下言呢。」當下又將用返善丹已將趙知縣治好了，如今卻變做一個好官說了一陣。張欽差道：「這樣看來，卻便宜他了。」跟手便將大令調回，重新坐下吃酒。此時一眾英雄皆上前請安，獨韓夫人、哈夫人、菊文龍三人，一見濟公的面，心中卻有一肚心事。因他才來又不好意思開口，濟公便將三人看了一看，笑道：「如今大事將定，二人還有半月的難星。你們不必憂慮，養養精神，預備破金光寨便了。」三人見說，曉得他話無虛言，便歡天喜地走出，張欽差、濟公二人自然還是吃他的酒了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狄小霞自聽狄元紹在地道里被石頭壓死，不覺大吃一嚇，連忙傳了御林隊打起燈球，跟同報信的這個隊兵進了地道。將近石梯，前面有一人哼，仔細一看，原來一個人翁仲石人倒在腳口，兩個御林兵腦漿流出，躺在旁邊，一御林兵腿子打斷了，在那裡帶哼帶喊。狄小霞便叫御隊將三人一齊拖出，卻看不見狄元紹死在何處，狄小霞忙問報信的隊兵道：「寨主呢？」隊兵道：「國妹不見石人背後有一幅衣角嗎？一定在石人背下了。」狄小霞又叫御兵將翁仲抬過，果然同那小兵打在一起，變成沒頭沒腳的兩個肉餅，地下兩灘鮮血。狄小霞觸動舊情，也紛紛的落了幾點珠淚，隨即回了大帳，一面吩咐代狄元紹辦理喪事，一面自立名號，為大狄國元命女主。行文通知屬下的各山各寨，心裡便想加封劉香妙王爵，以補狄元紹之位，忽然想道：且慢，我看這人一臉的晦氣色，沒有這個福分，我何不如此如此！主意已定，便吩咐內宮各執役道：「朕今日初正大位，著將極樂宮改為元命宮，大張燈彩，限一晝夜就要收拾停當，不可有誤。」一聲令下，裡面八匠俱全，真個照限把元命宮陳設得煥然一新，隨即進大帳回奏。

狄小霞就命擺駕進元命宮，到了宮中，看了一看，心中大喜，便喚過兩個伶俐的宮人，低低的附耳說了幾句。兩宮人會意，走出到了石牢門口，向那管牢的說道：「女王有命，同宋將楊魁說話，快些領我去走一走。」那管牢的見是狄小霞面前得寵的宮人，那敢怠慢，隨即領到裡面一間，統統都是方礮石砌的，只有碗大一個空洞透氣。管牢的開了石門，將兩個宮人放入，就只開門的時候，只覺裡面一陣沙灰，管牢的同兩個宮人忙將眼睛閉了一閉，走進裡面，管牢的仍將石門關好。宮人向四面仔細看去，只見一個五六歲的小伙子捆住了腳，睡在地下，旁邊坐了一個二三十歲的英雄，朱唇粉臉，龍目虎眉，果然一表非俗，知道這一定是楊魁。

二人走到面前還未開口，只見楊魁哈哈的笑了一陣，迎起深深一揖道：「有勞兩位大姐，小生有禮了。」兩人道：「豈敢豈敢！但將軍受困在此，不知還想見天日嗎？」楊魁道：「俺倒悶煞了，那裡還情願受罪嗎！」兩人笑道：「我們倒有個主意放你出外，只怕你到了外面想回來營，那我們擔當不起了。」楊魁道：「兩位姐姐如實在怕俺逃走，俺倒有個主意，就此你們認俺做個乾兒子，俺認你們做一個乾媽媽，將後不是媽媽捨不得離兒子，兒子捨不得離媽媽，一定就可以不走嗎？」宮女見說，便不約而同的向他呸了兩口。楊魁大笑道：「頑不得，頑不得，還不曾見了實據，倒拿出媽媽的規矩了。」兩人見他很會鬧趣，也便笑聲「吃吃」的又說道：「休說笑話，言歸正傳。不瞞將軍說，我們是女主狄小霞遣得來的，如今狄元紹已死，他正了狄王之位，實因將軍人才出眾，要相同將軍配為夫妻，共享富貴。」楊魁故意的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假若劉香妙同邵竹攬起手前來捉奸，那俺楊魁不是還是沒有命嗎？」二宮人道：「可笑將軍你的膽忒也太小了，凡事皆有狄小霞做主，他們還敢怎樣嗎？」楊魁道：「是真的嗎？果是真的，俺便向你磕三個頭，賭上一毒咒；你若哄俺，也要賭一個太平咒。」二人笑道：「我不要賭咒，你暫時同我們走，就暫時享不盡的富貴。但你這樣油嘴打話叫人大除疑，你委實倒要發個誓，我們才放心呢。」楊魁道：「俺發誓，俺發誓。」隨即雙腳向下一跪，說道：「皇天在上，弟子在下，假若狄小霞放俺出外，俺如三心兩意，想回宋營，就叫俺罰在世上做□八的和尚，一世都娶不成婆子。」說罷，便忙急急的舉腳，又說道：「俺們趕快一道走罷！」不料他忙狠了，腿被捆著卻忘掉了，身一站起要想發腳，「撲通」的便是一跤。兩人大笑道：「你忒也太心急了！就便話已議定，還要候我們向女主討了赦旨，方能代你鬆刑，那裡這樣便走得掉嗎？」

當下兩個宮人出了石牢，走進元命宮，向狄小霞說知就裡。狄小霞大喜，隨就燈前草了一道赦詔，仍著這兩宮女青往。到了石牢，傳諭獄官，隨即代楊魁將腳下的藥水鏈放開。兩個宮女又把楊魁望了一望，說道：「你這短衣找紮，走進宮裡不甚像樣，還要

代你打扮打扮才好。」楊魁道：「不勞二位煩神，俺這衣裳有變化的。」當下把夜行衣脫下，翻過來抖了一抖，披上身去，卻變做一件魚鱗銀光金鱗甲，又把那英雄巾翻了一翻，卻變做銀翅滾蟒沖天盔。二個宮女再把他一望，真個是少年英雄，彷彿那三國上的呂布，便帶著他向石牢外面就走。才一舉腳，突然菊猛一把抓住一個宮女，大哭道：「你們做事也要公道一些才好，俺們一道兒被捉的，怎能放一個留一個？作為俺拗骨頭樣子生得不體面，狄小霞不合式，你們兩個姐也可以帶了去應一應急，比那三更半夜守寡總好得多呢！」一面說著，一面便牽住那宮女一件銀紅團花官衣，他也不論齷齪，就半那眼屎鼻涕揩上前去。那宮女真個急了，拚命的一把扯開，頭也不掉，陪了楊魁出了石牢。

不上一刻，已到了元命宮，一宮女看著楊魁，一宮女便進裡通報。楊魁朝裡一望，果然收拾得是畫落天宮，再朝東首狄王宮一望，那派雪亮的燈彩，真是忙喪的忙喪，叫喜的叫喜。就這白眼的時刻，忽然宮裡又一個老年宮人說道：「女主有命，傳楊將軍進。」楊魁走進三重殿上，只覺一陣香風，連骨頭都被他吹鬆了勁，就此環珮叮噹，步出狄小霞，頭戴平天珠冠，身穿滾龍黃袍，玉帶圍腰，雲肩霞帔，果然三日草頭王，也有二分福相。楊魁忙縮住了腳，但見狄小霞出外，便向當中一張九獅圖的金圈椅上坐下。楊魁裝做用手向上拱了兩拱，狄小霞連忙賜坐在旁。狄小霞這時把楊魁一看，覺得比那日捆在下面的形像大不相同，恨不得將他吞下肚去，方得稱心。這時外面已在一更向後，隨即就命宮人內宮擺酒。

狄小霞便攙了楊魁的手，走進內宮，宮人忙不住開了酒席，二人對面坐下。楊魁將那內宮一望，當中一張雕牙的大牀，上面嵌了五彩寶石，光華奪目，掛了一頂金繡雙龍的大紅幢帳，裡面一應擺設，真是目所未睹，言之不盡。狄小霞三杯已後，便露出那種妖騷的醜像，直向楊魁懷裡倒人，那一雙手，就同不知摸他那處是好。楊魁他始終吃他的酒，就同沒這件事一樣。直到三更將近，楊魁足足吃了有□數斤酒，忽然站起說道：「我倒要睡了。」說著，便解去盔甲，脫下快靴，他一些都不吃嫩，放下帳門，倒身就睡。狄小霞一見，只覺得得意馬心猿，支持不住，胡亂的卸了宮妝，忙命宮人撤宴。走近牀沿，先將外幕幔親手放下，執了蓮炬走至幔裡，坐在雕花沉香小機上，將睡鞋換好，站起去消錦帳，滿意今夕郎才女貌，大遂生平。那知才把帳門一消，忽見一個齷裡齷齪的連毛和尚端坐中間，看見狄小霞，便哈哈的大笑道：「乖乖，你來你來！」就用手上那芭蕉葉子向他招招的。狄小霞大吃一嚇，登時栽倒。不知這和尚何處得來，狄小霞性命怎樣，且聽下回分解。